



世界大戰後的

資本集中

魯賓斯泰著

李華譯

世界大戰後的資本集中

魯賓斯泰著 李華譯



上海南強書局版

1 9 2 9 9 10 付 排

1 9 2 9 10 20 出 版

1 ——— 2 0 0 0 册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图 书 分 类

譯 者 序 言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凡生在現代的人，尤其是我們不諳國際情形的中國人，對於這個縱橫捭闔爭奪相尋的世界，總有些莫明其妙，免不了要發生蘇子同樣的感想。其實無論何種五花八門的複雜現象自有其本源，我們如能探本尋源，便不難得其要領。謂予不信，請一讀魯賓斯泰（M. Rubinstein）所著“世界大戰後之資本集中”（Die Konzentration des Kapitals nach dem Kriege）一書，對於世界的大勢和未來的趨向，

即可瞭如指掌。因為這是一部分分析大戰後資本主義新發展的短小精悍之作，牠首先描寫德，英，法，美，日等國資本集中的具體形態與基本元素，再進而敘述集中資本的操縱社會文化事業，宰制國家機關，壟斷國際企業，將一般企業家為着階級爭鬥所形成的國內和國際組織，而以近世資本集中的基本傾向作結束。因此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的情形和國內外爭鬥的狀況，都源源本本映入我們的眼簾，而資本主義的達到衰落期與世界戰爭的不能倖免更是事實俱在，信而有徵，今特略伸其說如次。

凡在一個健全興盛的社會中，社會物質的生產力必與牠的生產關係和諧而互相適應。但“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牠的物質的生產力即和現成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用法律上的術語來說，就是和財產關係發生衝突。……此等財產關係係由生產力的發展而變成的力量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期即由此出現。”(K.M.: *Zur Kritik der Po*

一種最高的和最後的制度。“當生產工具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一經達到一個高點，牠們即不能忍受資本主義外殼的束縛。這個外殼行將炸裂。於是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撞了喪鐘。掠奪者被掠奪了。”(K.M.:Das Kapital, I.Band, S. 728)資本主義的滅亡是歷史上已經註定，無可避免的，不過歷史同時又告訴我們，每一種舊制度必定作苟延殘喘的努力，非至精疲力竭，是不肯屈服的，現在正是資本主義達到帝國主義的時代，列強擴充陸海空的軍備，不遺餘力，牠們因利害衝突，隨時有爆發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可能，而希圖解放的廣大的羣衆非下最大的決心，從事於猛烈的爭鬥，也休想獲得自由，因為牠們必定作最後的掙扎，決不會憑白放下屠刀的！

末了，我們爲便利讀者起見，對於本書所用的術語特略加解釋如下：

一。迦特爾(Kartell) 許多企業爲排除競爭，壟斷市場，提高價格與利潤起見，於各自保持獨立

之外，用契約互相結合，是爲迦特爾。

二.新滴卡(Syndikat) 許多獨立的企業爲着排除競爭，共同規定生產，銷場，和價格等等，用契約互相結合，較迦特爾的組織更爲嚴密，堅固而經久，是爲新滴卡。

三.托辣斯(Trust) 許多企業爲達到把持與壟斷的目的起見，消滅各自的獨立，合組爲一個企業，是爲托辣斯。

希爾費丁以爲迦特爾，新滴卡和托辣斯的關係好比邦聯，(Staatenbund) 聯邦，(Bundesstaat) 與單一國家(Einheitsstaat)的關係，(R.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S.254.)這是一個很恰切的譬喻。

四.同利社(Interessengemeinschaft) 兩三個(很少超過此數的)獨立的企業爲補充迦特爾起見，或於迦特爾之外，用契約作密切的結合，共同分配利益，是爲同利社。

五.參加(Beteiligung) 取得許多企業的股

票，使他們吸收資本的數量，是為參加。

六、子女公司 (Tochtergesellschaft)。各種企業要擴充一種產品或業務，而又慮其發生危險，特自行創辦一種新產品或業務有限公司，是為子女公司。

七、聯合經營 (Kartelle)。由於各股東參加或其他方式進行的聯合經營，是為「聯盟」。依照利夫特 (R. L.) 的解釋，聯合經營為最最重要的方法有三種：

“一、一公司之經理代表加入另一公司之經理代表監察部；

二、一公司經營管理設有一個特別的管理公司；另一公司之全部或一部業務；

三、一公司經營管理設有一個特別的租借公司；另一公司之全部或一部業務而加以管理。” (R. L.: Kartelle und Trusts S. 217)

八、垂直線與水平線的集中 (Vertikale und

Horizontale Konzentration) 凡同種類的企業結合攏來，是爲水平線的集中，凡種類不同而互有連續關係的企業結合攏來，是爲垂直線的集中。

九.資本 (Kapital) 凡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用作剝削並宰制勞動者的手段，是爲資本。所以“資本是一種社會的生產關係。牠是一種有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K. M.: Lohnarbeit und Kapital S. 25)

十.集中 (Konzentration) 這個名詞在資本論上的意義本爲“累積”，與“蓄積”(Akkumulation) 義相近，即“在擴大規模上的再生產”(Das Kapital, I. Band, S. 591) 的意思。資本論所謂“集中”爲“Centralisation.”不過現在一般的用法，都認“Konzentration”爲“集中。”所以萊姆斯說：“‘一個資本家毀滅許多資本家’這句話又可用‘資本的集中’一語表現出來。”(W. Reimes: Eingang Durch die Wirtschaftsgeschichte S. 197) 他所謂“集中”是指“Konzentration。”利夫曼說：“大家把

近世一切企業的結合——從最疏鬆的迦特爾和康澤恩組織起至瑞相企業（Fusionsunternehmung）和托辣斯止——總括在‘集中運動’之下。”（Kartelle und Trusts, S. 227）他所謂“集中”也是指“Konzentration”。然集中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資本的吸引。“這不是單純的生產工具與對勞動支配權的集積——這種集積和蓄積相同。這是已存資本的集積，資本單個獨立的撤消，資本家掠奪資本家，多數小資本轉變為少數大資本。這種進程和蓄積不同之點就在牠只是以改變已存資本的分配為前提，牠的活動範圍不是以社會財富的絕對增殖或蓄積的絕對界限為限制的。資本在一個人手中膨脹得很大，因為許多人的資本都喪失了。這是真正的集中。……”（Das Kapital, I. Band, S. 590）

此外，尚有一點當為讀者一言，就是本書自第二版出書至今雖將近五年，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近趨勢不獨與本書所言，無稍差異，而其範圍且愈廣，程度且愈深了。讀者於完全領略本書之後，再

譯 者 序 言

隨時觀察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的情形，則對於帝國主義便不難由此達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地步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譯者識於柏林。

100

本書並不自命對讀者有系統地進行深切的探討。集中進程的性質，集中進程由各方面發展的步驟又為何處，集中進程的集中與聯合規模上闡明一切重要事項，但作者不期望以手中心所有的材料為讀者解答。讀者亦不建議集中實行又蒙查商，整個的一層，集中進程在抵抗之後的動作與頂牌人（Strikebreaker）——包含一家聯合組織的不法活動混合在一起，而集中進程本集中進程替工人運動作一種瞭解與協助，主要任務是現在

辦不到的。

此外我們在此處也不想對於資本集中的原因，條件和結果作一種深入的經濟上的分析。我們沒有什麼奢望，不過將最重要的工業國家中最重要的事實短短地考察一遍。就我們的見聞所及，這種以國際為標準的考察不論是在有產階級的著作或社會主義的著作中都沒有出現，但牠對於工人運動極為重要，因為這種考察能夠認識敵人的實力，武器及其爭鬥方法。

凡我們所收集的事實材料只企圖對工人運動抽出最重要的結論，此等結論自然不能視為絕對有效，並且牠們的詳細情形必定是按各國和各生產部門的狀況而有所改變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 作者識。

序 言 二

在本書第一版出書後幾個月之中，資本集中的發展，程度愈深，範圍愈廣了。德國因金融的穩定，雖表現一些反集中的現象，然在濫發紙幣與物價飛漲的時候崛起的各工業康澤恩大半都保持着牠們的重心。只有少數小的“乘機取利的大王”不得不讓位於新的財政明星，此等明星利用產業中金融的緊急，實行盤剝重利的勾當，並且引起一些非常雜色的新財政康澤恩和新工業康澤恩。

財政資本的國際化在德國和其牠一切資本主

義的國家中，步驟較前更為迅速。

在這一方面最重要的進步是倫敦會議，這個會議的意義是在美國集中資本的領導之下從新瓜分世界。會中所採納的專家意見絕不是減輕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對抗，而是主要的資本貴族在國際化上找着一個新的立足地。

作者於本書再版時也沒有時間與篇幅可以詳細討論資本集中的理論問題。這種尚待人擔負的任務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國際改良主義的理論家對於他們階級調和的實施，與集中資本的“合作”，並用“有機的資本主義”幻想的利益去蒙蔽工人羣衆的覺悟等等，正企圖造成一種理論的根據。

本書的普通性是無所改變的。有些節段此次特用些新事實的材料加以補充。然即使將此等事實隨意擴充起來，自然也不能完全寫出形態甚多與情形複雜的集中進程。我們雖竭力收集目前最顯著的例子，但一方面不讓牠們佔得篇幅太多，另一方面又要使牠們明白表現集中的基本傾向和敵

方實力的普通情形 關於美國的各托辣斯，國際資本團在東南歐洲和中國以及煤油托辣斯各章是特別補充過的。

又集中資本“輿論生產”的影響一章也增加甚多，外國的讀者對於這一章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此外，如“集中資本在國會與國家機關中的勢力”一章以及倫敦會議，專家意見等等都有補充之處。

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既非常複雜，而目前所能得到的材料又太有限，所以作者不能夠使本書充分地系統化。它的目的是在使革命的工聯運動者獲得最重要的參考材料。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作者識。